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七至十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嘉猷

御製文初集卷七

記

春耦齋記

語云周過其歷秦不及期班固美其親親賢賢固本衆建至鄗秦以子弟為匹夫骨肉失藩衛其然豈其然哉夫秦之失賈誼論之詳矣闢封建之議則莫過於柳宗元而周之所以過其歷後世鮮有發厥旨者蓋自后稷

公劉世以治農為務惟土物愛知稼穡艱至於文武成康猶是道也立我烝民祈天永命詩書所歎畧同一軌國家龍興東海較之周家藝荏菽迺場疆者固有不同而天下初定禮樂未遑即舉祈穀之祭下力田之詔我
皇祖建此豐澤園於西苑以劭樹藝而較晴雨至於
皇考歲舉耕耤之典必先演耕於園北弄田以視周家世業肯穫者有過無弗及予小子聰聽

祖

考之彝訓亦惟是無逸作所民本食天之念拳拳毋懈不敢以一己之貴而忽萬姓之窮不敢以四方之豐而忘一隅之歉二十一年以來此物此志也園之內有齋兹以春耦名之而闡其說如右石渠寶笈中舊藏唐韓滉五牛圖農部尚書蔣溥因進其父故大學士蔣廷錫倣項聖謨摹本繼又得項聖謨卷古今名蹟一時會合良稱藝苑勝事夫服疇力穡牛之資用最鉅並貯齋中

每一展觀如見洪縻縹軏馴擾膏壤閒然予知依務本之意所為在此不在彼耳

討源書屋記

暢春園之西有屋數楹臨青溪面層山樹木蓊蔚既靜以深溪之藻匪蒲伊荷山之禽匪嘵伊歌額之楣曰討源則我

皇祖摛天文而垂臂案也昔予小子日侍

清宴之所今以問

安視膳之暇亦每憩此咨政掄材肯構繼志之衷久而弗敢懈葢嘗深維討源之義豈以其據渾渾之泉府似窈窈之洞天驗人寓意所為武陵花源之比也哉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朱子解之曰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斯言也引而未發然內聖外王之學實隱括而無遺夫水則有源人何獨無是故堯舜政治之源也孔孟道德之源也非特此也頡之書羿之射輸之巧曠之音

鵲之醫僚之丸秋之奕無不各得其源或曰如是則其源已紛而流益莫可同矣顧嘗論之聖人人倫之至而武周夷齊相反是得謂之同乎然其心之自安各行其至是則無不同故百越適京師則北轅朔漠適京師則南首南首北轅大不同矣及其既至則同故堯舜政治之源在心而孔孟道德之源亦在心頡之書羿之射輸之巧曠之音鵲之醫僚之丸秋之奕何一不在心哉且夫天下之水其源多矣而海則無源無源正衆水之源

則水之源亦在心昭昭明矣如是則
聖人討源之旨直上接十六字之心傳而非怡情山水
之為葢可知矣

小有天園記

左浄慈面明聖無挹湖山之秀為南屏最佳處者莫過
於汪氏之小有天園葢辛未南巡所命名也去歲丁丑
復至其地為之流連為之倚吟歸而思畫家所為收千
里於咫尺者適得思永齋東林屋一區室則十笏窗乃

半之窗之外隙地方廣亦十笏命匠氏疊石成峯則居然慧日也範錫為宇又依然壑庵也汪氏別業舊名激水作瀑泠泠琤琤不殊幽居洞之所聞而黃山松樹子雖盈尺有淩雲之概夭矯盤紆高下雜出於石筍峭蒨間復與琴臺之古木蒼巖玲瓏秀削不可言同何況云異吾於是知天地間之景無窮而人之心亦無窮境有異而人之心無有異夫此為軒為亭為磴為池為林泉為崖壑固不可歷歷手舉而足陟之者使目擊道存會心不遠

則此為軒為亭為磴為池為林泉為崖壑又何不可歷歷手攀而足陟之乎昔新豐雞犬各識其户固已侈矣李德裕平泉之像巴峡寫洞庭則又務窮遠盡態極妍而不必師所可師者其意而已然吾之意不在千里外之湖光山色應接目前而在兩浙間之吏治民依來往胸中矣是為記

樂善堂記

昔樂善堂集中有所謂樂善堂記者盖用此堂之名以

名圓明園

賜居桃花塢之堂而記亦記彼處之勝與宮中此堂無涉也然彼時之樂善祇數典漢東平王以為亟令斯堂則為重華宮之前殿不可以桃花塢堂之記槩之因思東平之樂善原數典於大舜所謂樂取於人以為善也茲適為重華宮之前殿則今之樂善祇宜景仰大舜之為而不必更宥於東平之蹟矣夫大舜之取諸耕稼陶漁之善世遠固不可徵而詢岳咨牧載在虞書者彰彰

可考無非舍已從人與人為善而地平天成庶績咸熙

胥於是乎基之是乃千古帝王之法則而非藩服屏翰

者所可相提並論其事體大而責任重也昔之效東平

為甚易今之企大舜為綦難是不可無記以朝夕體之

心而措諸政也然而其志在是其懸亦在是矣

寶月樓記

文有神會落筆可以千言興有時來待機不妨數歲寶

月樓記之作遲速蓋有如是寶月樓者介於瀛臺南岸

適中北對迎薰亭亭與臺皆勝國遺址歲時脩葺增減無大營造顧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長以二百丈計濶以四丈計地既狭前朝未置宫室每臨臺南望嫌其直長鮮屏蔽則命奉宸既景既相約之椓之鳩工戊寅之春落成是歲之秋久欲為記輙以片時來往即成詠罷輟兹始叙而記之葢是樓之經始也擬以三層既覺太侈則減其一延不過七間袤不過二丈據岸者十之四據池者百之一池不覺其窄岍不覺其長拾級而登布

席而坐則雲閣瓊臺詭峰古槐峭蒨巉巖聳翠流丹若
三壺之隱現於鏡海雲天者北眺之勝槩也憑窗下視
迴出皇城三市五都隱賑縱横貫貿墆鬻列隧百重華
蓋珂馬劍珮簪纓橅兹繁庶益切保泰與持盈此則南
臨之所會也於東則紫禁紫微左廟右社規天矩地因
上因下授時順鄉玉堂金馬慚茅茨於有虞法卑室乎
大夏奉此宮室每同漢文恐羞之誠也而其西則西山
起伏連延朝嵐夕靄氣象萬千春雨霡而農興秋霜落

而林殷是又神臯繡壤下視三都與兩京也樓之義無窮而獨名之曰寳月者池與月適當其前抑亦有肖乎廣寒之庭也夫人之為記者或欣然於所得而予之為記常若自訟是宜已而不已予亦不知其何情也系以辭曰

樓之嶨惕居髙以悚樓之廓坦吾心以樂樂與民同悚勵已恭樂不忘悚樂斯益永謂悚匪樂悚不可藥撝詞壁閒因識意之所存

韻古堂記

韻古堂因何而作也曰用舊堂而易以新名是易也非作也然則因何而易也曰以獲古鎛鐘貯之斯堂易其名亦可云作也鐘之出以臨江牧者物色坡陀間掘地而得古鐘十一地方大吏以聞傳至闕下辨其銘知為周時所鑄是宜𩏂鄉其事而為之記也堂在淑清院南臨液池可望瀛臺故舊名曰蓬瀛在望而今易之為韻古也盖自黄帝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是

鐘之於樂為最古黄鐘而下三分損益上下遞生黄鐘定而八音六律無不定以立均出度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以為萬事根本故帝王制禮作樂莫不以是為棘或曰鎛鐘大小殊編鐘大小同其說如何律鐘之說又如何曰八音無非律磬亦律磬琴亦律琴其他諸樂無不皆然獨鐘云乎哉然金聲而玉振之金為始故曰律鐘非編鎛之外别有所謂律鐘也云有律鐘者篤古泥而不知音者也鎛鐘大小殊而厚薄同編鐘大

小同而厚薄殊其不同者正所為同也且如排簫長短殊而一孔長簫一器而六孔長簫編鍾之說也排簫鎛鍾之說也故鎛鍾排簫先出而編鍾長簫後出此首創質朴椎輪大輅之義也律應十二鍾缺其一為補成之以全厥初也聆其聲頗不合於今律則以古器經久而移其本音古人論之詳也我

聖祖心天之心政古之政親考律呂正齊量無不大當而獨未及鎛鍾者豈以時將有待故引而未發耶今既

得古鎛鍾於西師奏凱之時則闡前開後備八音之正撰垂一代之鴻規在此時乎在此時乎故因記韻古堂而申其義如此也

鹿角記

鹿陽類也夏至感陰生而角解然解者自其委蛻而新茸即漸長以成角則六陽之義益明蛻其舊而新生必較舊加長且豐兩叉四叉六叉以至八叉歷數十年而後成或踰八叉者不可辨其年歲蓋千萬中一遇而其

鹿亦必數百千年之壽矣嘗閱武庫所藏
皇祖時鹿角一記曰康熙四十八年九月五日
上於巴顏陀羅海所獲其長自蚪骨至尖各三尺九寸
有十分寸之五兩尖抵直得七尺有九寸兩末徑距凡
四尺叉之數十有六最末者不尖而博狀如魚尾又如
芝朶近蚪者其圍八寸有十分寸之二既堅且澤不緣
而昔景鑠哉是蓋我
皇祖神威所攝山靈不敢閟其珎用出瑞獸以燕

聖人而什襲天府示我後昆俾無忘

前烈詰戎益勤也予小子敬仰之下不詡鹿角之竒而思鹿角所由來者竒庸可不表章厥蹟勒冊府以永垂乎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今木蘭之鹿與夫吉林之麋無不解於夏豈古之麋非今之麋乎是又不可得而知矣汲冢周書至謂麋鹿之角不解為兵戈不藏不息之兆荒誕更甚毋容闢謬因為鹿角之記遂並識之

閱海塘記

隆古以來治水者必應以神禹為準神禹乘四載隨山濬川其大者瀆河瀆江胥入於海禹之蹟至於會稽會稽者即今浙海之區所謂南北互為坍漲遷徙靡常地神禹親歷其間何以未治豈古今異勢爾時可以不治治之乎抑海之為物最巨不可與江河同人力有所難施乎河之患既以隄防海之患亦以塘壩然既有之莫能已之已之而其患更烈仁人君子所弗忍為也故每

補偏救弊亦云盡人事而已施隄防於河已難而況措塘垻於海乎海之有塘垻李唐以前不可考可考者盖自太宗貞觀間始歷宋元明屢脩而屢壞南岸紹興有山為之禦故其患常輕北岸海寧無山為之禦故其患常重乾隆乙丑以後丁丑以前海趨中亹浙人所謂最吉而最難獲者辛未丁丑兩度臨觀為之慶幸而不敢必其久如是也無何而戊寅之秋雷山北首有漲沙痕己卯之春遂全趨北大亹而北岸護沙以漸被刷是柴

塘石塘之保護於斯時為刻不可緩者易柴以石費雖
巨而經久去害為民者所弗惜也然有云柴塘之下皆
活沙不能易石者有云移內數十丈則可施工者督撫
以斯事體大不敢定議夫朕之巡方問俗非為展義制
宜措斯民於袵席之安乎數郡民生休戚之關孰有大
於此者可以沮洳海濱地險辭而不為之悉心相度以
期乂安吾赤子乎故於至杭之翼日即減從趲程策馬
隄上一一履視測度然後深悉夫柴塘之下不可施工

以其實繫活沙樁橛弗牢訖不可以擊石也柴塘之内可施工而倉卒不可為以其折人廬墓桑麻填坑塹未受害而先驚吾民也即云成大利者不顧小害然使石塘成而廢柴塘是棄石塘以外之人矣如仍保柴塘則徒費帑項為此無益而有害之舉滋弗當也於是定議脩柴塘增坦水加柴價一經指示而海塘大端已具守土之臣有所遵循即隨時入告亦以成竹素具便於進止也議者或曰所損者少而全者衆柴固不如石堅何

為是姑息之論然吾聞古人云井田善政行於亂之後是求治行於治之時是求亂吾將以是為折中而不肯冒昧以舉者此也蹈勘尖山之日守塘者以漲沙聞後數日沙漲又增命御前大臣誌石蔞以驗之果然自初三日親臨閱塘後即命都統努三額駙福隆安立標於石蔞之上以驗增長今復遣往視回奏云十日以來沙漲至三尺餘土人以為神佑斯誠海神之佑耶但丁丑以前已趨中亹者尚不可保而況今數尺之漲沙乎然此誠轉旋之機是吾所以默識靈

貺益勵敬

天勤民之心也是吾所以望神禹而怵然以懼懋無莫定之良策也至海寧日即虔謁

海神廟

皇考御製文在焉因書此記於碑陰以識吾閱塘咨度者如是固不敢以已見為必當也

御製文初集卷七

御製文初集卷八

序

執中成憲序

惟我

皇考法天行健一日萬幾宵旰不遑猶以其閒

簡命儒臣採録經史子集所載自古帝王元德顯功訏

謨大訓以及名臣奏章先儒語類深切治道者次第進

呈

皇考親爲刪定命曰執中成憲始於雍正六年仲春成於十三年仲夏未及刊布而我

皇考遽遐棄臣民予小子煢煢在疚未之前見也嗣統既月勉從諸臣請躬涖庶政始發而讀之既卒業然後知

聖心聖學實與堯舜孔子同揆而汲汲於是編則專以啓迪我後人示之標準也閒嘗殫思大學一書竊見仲

尼祖述堯舜之實義焉其所謂明德者即虞書所謂道心也所謂明明德者懼其為人心所蔽也所謂格物致知者嚴辨人心道心之界以盡萬事萬物之理即書所謂惟精也所謂正心誠意者力祛人心之雜以致道心之純即書所謂惟一也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止於至善者即書所謂允執厥中也然極乎執中之量則惟堯舜為無歉而中之散見於萬事萬物者則不惟三代聖王即秦漢以後仁厚英哲之君下及中主亦必

有一事二事之合焉不獨皐夔益契伊傅周召孔曾思孟即近代羣儒文士亦必有一話一言之合焉故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中之理無事無物而不具亦無人而不知是即明德之根於性而不息者而惟舜能察之惟舜能執之惟舜能用之故善與人同合德於天地我

皇考編定是書自二帝三王之事古聖賢之言下逮羣儒文士之可節取者兼收而不遺用是道也

皇考之治天下無一事不審其則無一物能匿其情即書所謂惟精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無一時之不敬無一念之不誠即書所謂惟一大學所謂心正而意誠故凡施於政教者或予或奪或寬或嚴或抑揚遲速之稍有不同而無不立乎大中可為民極即書所謂執中大學所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也而所以立綱陳紀更化善治其大者皆斷自聖心而細者亦博採於衆議有其人不能皆入於善而

一言之中必不廢焉即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兩用中也然我

皇考聰明睿智夙具於

聖性而養成於

聖學者已數十年故

皇考之惟精乃不思而得

皇考之惟一乃不勉而中

皇考之執中而化成天下乃從容中道無為而成豈復

有資於是書所以
親為刪定者正恐在後之侗憒然無見於執中立極之
道爰示之以成憲也豈惟予小子奉以終身惟日兢兢
無敢踰越哉世世子孫苟能服膺勿失而溯其淵源則
於堯舜孔子之道一以貫之矣豈惟君人者舍是無以
建其有極以消天下之偏陂反側哉凡百有位果能是
訓是行則上之可輔理成化以著勲猷而下亦可以謹
身而寡過於以謨明弼諧共臻喜起明良之盛無難矣

日知薈說序

日知薈說者取予𦂳日日課所為文删擇編次合而録之爰定之以名也予禀承庭訓懋學書齋留連往復於六經四子之書求其義藴精微旁捜諸史通鑑考定得失區明法戒以至儒先緒論詞苑菁華莫不遍覽雖究心探索饜飫其中然考之古聖賢躬行實踐之學葢愳焉而未逮自十有四歲學屬文至於今又一紀矣其閒日課詩論雜文未嘗少輟

積成卷帙瑕瑜各半踐阼以來萬幾待理豈復得如曩時專志篤學日與良師友敬業樂羣於翰墨之場哉紬繹舊聞念兹弗釋因取其精去其疵録其正棄其偏合二百六十則釐為四卷而舉凡道德性命之旨學問政治之要經傳之淵源古今之事迹莫不畧見梗槩夫日知之説出自子夏繼以無忘所能必所知者日新不失而賡續以極於高明乃爲學問竅要若予嚮日所得尚非空言而無濟實用則今班朝莅政之間豈不足自考其

知行合一與否以發抒聞見遜敏敦修乎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朕惟神聖首出濟世覺民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統而有之蓋仁義中正之極定於厥躬布諸紀綱為巍巍之帝業頒諸誥令成洋洋之聖謨文教彰明覃被海宇炳乎如日月之照臨窮天地亘古今而莫不仰焉於戲盛哉

洪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

安弘文定業高皇帝體肖二儀量包六合應期受命肇
建丕基叶雲雷以展經綸法四時而宣教化六師順動
九有輸誠拯生民於塗炭之中轉宇宙為平成之運當
是時締造維新規模盡善武緯文經萬物咸覩亦既布
在方策傳信億年矣乃若心通造化道綜百王吐辭成
經發聲為律闡精一之旨明至善之宗論聖學則以正
心修身為先辨君道則以求賢聽言為要昭晰乎
上天降監之原無念不將之以敬畏申儆乎君臣契合

之誼每事必體之以公誠以至班朝治軍明刑制用靡不敷陳至理約而該複而不厭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

我

聖祖嘗命儒臣編緝

聖訓四卷類聚條分燦然明備朕紹膺統緒追契徽猷口誦心維匪伊朝夕仰見義藴之淵閎典章之畫一庶政之周詳直與帝典周官同其廣大頋金匱石室之藏廷臣無由得見是用敬加剞劂宣示萬方俾我子孫臣

庶率而循之世世罔斁奉之莅政可以致治保邦準以淑躬可以儆心寡過蓋一時之制作而萬古之世道人心胥賴焉非甚盛德其孰能及此乎謹序

太祖高皇帝實録序

粤稽自古帝王乘時建極膺天命而佑下民豐功駿烈垂諸史乘炳炳麟麟是以紀言紀事必詳且核焉況於聖人首出開物成務經緯天地奠麗河山智勇沉深謨猷訏遠布為法則著為章程將使後世子孫繼繼承承

遵循罔軼詎不重歟洪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

安弘文定業高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姿受

天眷命誕興東土爰總義旅適求厥寧九國連兵相向

一怒而討平之明人四路来攻亦剋日盡殲於境外師

出有名光明俊偉威愛並立近服遠懷當是時羣部来

歸英豪響附舊迹遼瀋之間而號令行於萬里帝業之

興何其神也由是天人協應建國紀元修明庶政教育

羣倫創國書分旗制申軍令定禮儀經營締造之際旰
食宵衣不遑暇逸故乃綱舉目張傳之億萬年而不可
易心法治法與二帝三王有同揆也
太宗文皇帝繼天登阼命儒臣敬輯
實録規模略備
聖祖仁皇帝復加蒐考修纂成書尊藏内府並貯史宬
惟是山川疆土以及臣僚名氏前後間有異同清漢之
文或簡或繁未經畫一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懼有舛訛特開史館重加校訂按日
進呈
親為閱定朕纘承丕緒仰體
前徽用復潔誠披覽卷帙如舊繕録一新祇祇乎覘開
國之鴻模昭垂統之大業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詩曰昭茲来許繩其祖武於以率攸行而保
天祐其敢忘紹庭上下之思哉謹序

太宗文皇帝聖訓序

聖人之情因辭以見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蓋
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本乎至誠施諸命令無
意於辭而理臻其極歴觀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典謨訓
誥璽然具存後人奉之為經列在學宮為載籍首矧夫
運際開天功存繼志制作侔造化教澤被生民天下之
文章孰有大於此者乎欽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寛温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
道顯功文皇帝英姿挺出聖武布昭大智如神淵衷若

谷及登寶位疆守日增厚禄以養賢勤身而率下恩威所及大畏小懷政教所孚遠來近說皇哉何化理之神也至若敷陳治道誨諭臣民不尚虛文惟崇實體謂行善所以事天而遠利始能服衆闡伊尹一德之訓稱曾參三省之言以勸農講武為立國之大經以考古讀書為服官之要務自立綱陳紀以逮服飾器物之間或即事以宣猷或因時而定制洪纖咸備張弛攸宜蓋察理精故見之也遠更事久故慮之也詳用能承藉丕基佑

啓
聖哲是誠億萬年繼往開來之極軌也順治中嘗因記注舊文纂修
聖訓一書未竟厥緒
聖祖仁皇帝特命儒臣詳加編輯事以類分凡二十有八言以條舉凡一百一十有一彚為六卷體要著明朕在宫中蒙
皇考恩勤教育定省之時備聞

祖訓嗣膺大統志切纉承晨夕披陳尋繹仰見心符道要語中機宜旨藴閎深函蓋天地文辭昭晰彪炳日星垂裕後昆永昭法守用是勒為成書敬授剞劂頒示中外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又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我子孫臣庶其誦習遵循永敬承於世世哉謹序

太宗文皇帝實錄序

洪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寛温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

道顯功文皇帝徇齊敦敏廣大寬仁早從
太祖贊襄大業才德冠世中外歸忱迨乎嗣統之年敦
宗睦族戢眾安民御將行師開疆拓土軍威震疊而以
不嗜殺為心武功赫濯而以善養人為務存朝鮮故土
宇蒙古遺氓明政不綱天人共憤且舊與我國有隙於
是應天順人率師直抵燕京聲罪致討猶念彼為中國
功垂成而弗取天性仁厚大度豁如固已超越百王包
涵六合矣至若建官分職推賢舉能愷澤龐鴻刑章平

允設制科以崇文教開言路以重忠良隆規鉅典巍乎
煥乎皆一統之大猷百世之良矩也
世祖章皇帝輯為
實録六十有五卷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蒐討訂正繕録成編尊藏惟慎
皇考世宗憲皇帝孝切崇
先敬加披覽以前後字句之未盡畫一也復令臣工校
對而

躬為閱定焉朕仰承遺志莊誦繹思用竣厥事緬惟帝典商盤前王之懿範也天球琬琰宗廟之重器也昔之君珍為世寶奉以無墜矧夫典章所紀謨烈所垂造邦制治之圖啓泰貽安之要煌煌簡冊世昭法守何止帝典商盤天球琬琰之寶重也耶謹序

世祖章皇帝聖訓序

古昔帝王應運而興開物成務有君天下之規模凝命勑幾有師天下之典則故言出而成經教思所被率土

歸仁歷觀往代紀載肇乎二典彝倫敘於九疇罔不播為成憲炳若日星簡籍具存可考而知也欽惟我
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秉岐嶷首出之資建永清大定之業沖齡踐阼統一車書義問達乎梯航仁聲徧於塗巷盛德大業富有日新自唐虞三代以來史冊所傳罕有及者至若洋洋聖謨包涵萬有大之闡倫教綱常之重而閭閻之日用飲食所弗遺精之在身心性命之微而宮府

之制度典章所必飭巨細畢該綱維盡善要惟本精一執中之奧藴以成經世服物之鴻謨誕告多方嚴明愷摯訓敕有位深切周詳意皆出乎至誠理尤協於允一用以光大前徽開萬年有道之長實乎與天地為昭矣

我

聖祖仁皇帝躬承

先訓命儒臣分類編輯計一百一十有三條彙成

聖訓六卷以傳久遠我

皇考念切紹衣宮庭宵旰追述
先猷朕從温清之時聞知維謹嗣膺大統志在覲揚朝
夕披陳具見開國經綸超越前古詒謀燕翼垂裕無窮
是用敬為剞劂昭示臣民俾海隅出日之遠咸覲光華
寶之如圖球信之如著蔡是訓是行欽承勿替庶幾道
德一而風俗同唐之政要宋之寶訓夫豈可同年而語
者哉謹序

世祖章皇帝實録序

我國家受
天眷命統一萬邦日月所照血氣之屬咸切尊親亦惟
是小心翼翼之忱有以通
帝載而昭來許故乃朝廷宮府之政罔不參稽古訓溥
協人心制定於一時而慮周乎萬世重熙累洽至於今
茲海隅蒼生穆然想見盛德信乎開國之規模詒謀遠
而流澤長也洪惟
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

仁純孝章皇帝神靈天亶沖齡踐阼紹我

太祖

太宗丕緒懋建大猷勤思上理當是時流賊已入京師

明祚已成板蕩遂因明將吳三桂之請命將士入關定

燕京殄羣寇挈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爰

主

郊禋式頒正朔自古得天下之正未之有比也政令彰

施百度具舉滌前代之煩苛沛興朝之膏澤治化翔洽

達乎四表由是制禮作樂敷教明刑虛己以尚賢推誠以納誨斟酌損益秉至中而時措之著為謨訓載在簡編皇哉唐哉子孫世世守之以成久安長治之業於是乎在康熙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特開史館纂輯
實錄凡一百四十六卷雍正十二年
皇考世宗憲皇帝恭閱全書復令儒臣重加校訂事未竣而

龍馭上賓朕哀戚之餘飭令陸續進呈敬加披覽嗚呼

覩

世祖

聖祖經綸之鉅典則知創業之甚難念

世宗繼述之深衷則知守成之不易方策可傳者紀綱

之成軌夙夜罔間者兢業之一心敢弗繹思而敬承之

以迓

上天無疆之休則是書也誠致治之權輿萬年之鴻寳

矣謹序

御製文初集卷八

御製文初集卷九

序

聖祖仁皇帝聖訓序

自古聖人誕受天命為下民君師必亶聰明睿智之資首出乘乾以綏猷而立極凡其經緯萬端敷之彞訓者罔不深切著明炳日星而章雲漢典謨所載雅頌所陳唐虞三代之隆有如一轍欽惟

皇祖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德廣運久道化成文治光昭武功赫濯溥海内外深山窮谷之衆總淪浹於仁心仁政之中教思無窮訓詞深厚歴考熙明之運未有躋此崇隆者也肆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

聖繼

聖用人行政一一仰法

前徽既纂修
實録成書復分類恭輯
聖訓六十卷俾
皇祖六十餘年敬
天尊
祖經國保民農田學校禮樂兵刑之盛蹟見之都俞吁
咈閒者粲然常新釐然備具永貽我後嗣子孫億萬年
昇平矩範盖

皇祖性本生安道兼創守實集千古聖帝明王之大成是以

聖謨洋洋明徵定保宏綱鉅目有要有倫精一之心傳蕩平之王路胥不外乎此也予小子昔在齠齡早荷

聖慈賜育宮庭祗聆

訓廸茲膺基緒紹聞衣德之志兢兢業業不懈益虔昕夕尋繹惟期懋遵

祖訓以無負

皇考善繼善述之貽謀顧金匱石室之藏中外無得見者爰命儒臣敬謹繕寫授之剞劂庶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表正牖民覺世之言昭垂寰宇羣工士庶咸得漸摩於
聖訓之崇閎而率由無斁也不亦庥歟謹序

聖祖仁皇帝實録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耿光大烈融爍古今積惠襲恩淪浹寰㝢功德之盛具載

實録垂千萬禩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推本
上天孚佑下民
列祖垂裕後嗣篤生
至聖開邃古以來未有之盛業煌煌乎言之廣大精密
至矣蔑以加矣予小子寅承丕緒紹聞衣德兢兢業業
仰思繼述
皇祖

皇考成憲日於治事之先展誦
列祖實録周而復始
皇祖實録卷帙浩繁排日敬覽寒暑靡間至自今凡數
閲矣紬繹尚書史記所載古帝王治化之隆各極其至
而孔子於堯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於舜曰無為而治孟子則曰王者之民皥皥如也予
嘗推繹其旨想見唐虞中天之盛乃今思
皇祖之世之民有以知孔孟之言信乎其能知聖人也

皇祖自親政之始即手鉏三蘖蕩定南疆滇黔閩粤之
奥揭日月而掃氛霿海内赤子喁喁向風由是亭之毒
之煦以淳風沃以甘澍浸以醲化甄以大鈞數十年之
間南奠臺澎北犁沙漠命將肆征而閭左無徵發之警
親臨淮河指授方畧歴吳會陟會稽登岱宗謁闕里西
巡關隴抵雲中三覲
祖陵觀於東海嵗出塞外獮狩上都
天行之健古無以加而庠序詠仁吡庶樂業市廛殷阜

卒伍服習熙熙然相忘於無所事事於焉正晷緯考律
度定元聲煥爲
宸章灑爲
奎翰集古帝王文治之大成而
穆清宥密凝然不見經營之迹簡任公卿百執事器使
而責其成俊壽魁碩布列有位外自節鉞連帥以至守
令賢否清濁立判剔侵蠹勵廉平吏治蒸蒸無綜核之
煩而德意宣究蠲逋賑卹肆赦緩刑指揮

深宮之中風馳萬里匹夫匹婦無不浸潯涵育鼓舞德化而不能自已當其時誠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耶歷今二十餘年遺澤餘烈深入人心固結而不可解

迴溯

鼎成之初謳思如一日夫乃恍然曰是所謂至仁如天民無能名者也無為而治恭己南面者也孟子所謂王民皞皞者也於戲四海九州之民無得而名予小子又烏能名之憶自幼沖蒙

皇祖撫愛日侍

左右用人行政皆覶記所及簡冊紀載政如杓衡規天躔次測日可見者迹象而已於穆之運重離之明終無能言其所以然者盥誦之次稽首敬為之序以志綌庭

繼序之忱於罔斁云

世宗憲皇帝聖訓序

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規畫周詳而詒謀悠遠則必敷之彝訓以明定保之徵紀之簡編以著經綸之蹟

非徒為一時事功計也亦將以示後嗣昭法守焉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亶聰明睿智之資建中立極茂登上

理

御極十有三年體

聖祖之心以為心法

聖祖之政以為政祇承

郊

廟惇睦宗親整飭官方修明法度正人心厚風俗文經

武緯禮序樂和凡宏綱鉅目罔不默運於
深宮乾健之精神以圖其乂安而計其久遠
聖謨洋洋有典有則或因人以立教或隨事以敷言存
之淵然而有條理發之渙然而無凝滯其與二帝三王
都俞吁咈洛警誥誡之旨曷以異焉允矣彪炳之
綸音治平之模範也可不謂至盛者歟既命大學士等
詳慎纂輯恭成
世宗憲皇帝實録一百五十九卷復於編年繫日之中

分類備録恭成
聖訓三十六卷仰惟
皇考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序叅四時躬荷
聖祖仁皇帝積厚之貽善繼善述故乃保泰持盈誠民
阜物寓惇大於明作劑整肅以寛仁致治規條炳如星
日豈茀予小子朝乾夕惕之衷期於謹凛率由嗣守
丕緒繼自今億萬斯年子孫臣庶沾被熈洽之澤者庶
咸有以遵

聖訓之光昭而頌
鴻猷之允塞也謹序
世宗憲皇帝實録序
國家受
天眷命集慶垂光承承繼繼肆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荷
三聖之洪庥祗紹
聖祖仁皇帝丕緒宵衣旰食底區宇於和恒以茂衍億

萬年無疆之祉厚德隆功溢於簡牒巍乎煥乎治平之
盛軌未有逾茲者也
皇考徇齊敦敏仁孝性成蚤歲承歡
聖祖友愛同氣迨膺大統一切禮儀隆備
廟號尊崇莫不定自
宸衷符乎典則仰惟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溉澤洽人心醇化流方外
豐亨豫大之福極盛無加

皇考承郅治之餘因時制宜以善繼而善述惟是本之以誠持之以敬行之以中正要之以寬仁用能杜玩愒於熙時緜昇平之泰運大經大法粲然為後嗣子孫法焉薦馨

郊

廟必躬必親旁秩祀典懷柔百神間遇水旱儆愆祈禱深宮罔弗潛孚立應

聖學高深探性命之精操治平之要天德王道一以貫

之隆禮
先師孔子增祀先儒右文重道之典超越常制猶復表
章經術廣勵士風顴俊興賢蔚有德造辟雝鐘鼓後先
疏附之風殆無以過念用人為愛民之本自公孤卿尹
下至庶司百執事登明選公咸稱任使而守令之親民
曁封疆大吏之司董率者尤厪
聖心重撫字之方嚴貪墨之罰明四目達四聰賜復蠲
租農桑被野遂躋斯民於衽席之安刑罰者所以佐政

教之不逮也
皇考如天好生旣已刊布律令俾愚氓重於犯法復詳
定貴賤服色兵民婚喪禮制更闡明
聖祖諭旨十六條細加訓注家喻户曉翕然從風河防
之關於運道民生也萬里黃流滙以百川之水兗徐而
下歲苦沮洳
皇考默運神謀指示經畫加長淮之石堰闢三省之引
河濬𤼵帑金厥有成績又吳越海塘南北水利凡可以

惠此蒸黎者悉因時而修舉之先是
聖祖親統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扎什巴圖兒等震讋承令因沛殊恩畀以爵秩垂三十年而羅卜藏丹津與吹拉克諾木齊等誕敢首造逆謀擾犯邊域
皇考聲罪致討密授方略於閫帥戈鋋所指電掃風驅振旅獻俘勒成功於太學準噶爾蠢動西陲數肆悪於喀爾喀部落南方苗蠻蔓延行旅居民苦其侵掠
皇考為藩服計久遠為遐陬圖寧謐或命將興師或諭

文武諸臣隨宜搜勦至逆夷悔禍輸誠傾心納土則皆宥其前愆而曲賜包容焉德威並耀無遠弗屆 賜安南之地減朝鮮之貢俄羅斯南掌等國阻昧幽深胥漸被於聲教他若警怠荒矯浮薄求言納諫教孝褒忠宗室
天潢之冑多方造就八旗根本之地備予綢繆頒訓諭於臣工飭官常也錫侯封於明裔示殊典也豐盈徧萬
國而服御有經見
聖躬之儉焉嘉應在庶徵而憂勤益懋昭

聖德之謙焉葢我
皇考誠敬之心中正之道寛仁之恩悉同符乎
聖祖以綏猷而立極十三年中有如一日宜其治功之
盛綱舉目張蕩蕩平平樂樂利利傳之愈逺而可法可
守也歟予小子繼序之初即命監修總裁大學士等董
率儒臣稽歴年之紀載敬謹纂修次第進呈齋肅披閱
迄今五載恭成
世宗憲皇帝實録一百五十九卷在昔唐虞三代制治

保邦之道備載於書惟我
皇考際重熙累洽之盛勵精圖治良法美意歷久彌新
玉簡琅函實與典謨訓誥相輝映用是裝潢尊藏朝夕
循誦以志繹思衣德之義垂裕後昆永永無極焉謹序

日講春秋解義序

嘗考春秋經文不過萬有六千三百餘言自三傳以後
羣儒義疏累數千萬言而微辭隱義之難明者猶十有
六七蓋是經乃孔子所手定也辭約而義深聖心之所

運用每舉一事其義必貫於全經非若他經一章一節各指一事雖有不通而不害其可通者故程朱二子深探力索久之皆見為難明而止至明初胡氏安國之說遂獨列於學官以朱子深病是經之難通而教門人姑從胡氏之說也然謂其以義理穿鑿則非義理之真而於聖人筆削之旨未能脗合明矣故自明以來雖著功令科舉之士稟為程式而終不足以服學者之心我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自少時即篤好經書及

躬攬大政辨色出視朝裁決萬幾甫畢即
召儒臣講論經義務抉其根源參伍羣言以求至當
經筵所進日講四書及尚書周易解義皆裁自
聖心以為無憾者故即時刊布及晚年以明初五經大
全攷採討論尚未精詳口授指畫成周易折衷一書詩
書春秋則
命重臣開館編次而
親釐定之惟三禮體大未議纂修蓋有待也周易折衷

成於康熙五十四年春秋傳説彚纂成於六十年已經
頒布餘二經則至我
皇考繼序之後始次第告成
皇考大孝尊親凡
皇祖一言一動莫不敬述以昭示来兹念
欽定春秋於胡氏之説既多駁正則廷臣當日所進講
義一遵胡氏之舊者於
聖心自多未洽是以遲之又久未嘗宣布必將俟諸經

備成而後重加討論也故再降

諭旨命果親王允禮大學士張廷玉內閣學士方苞詳細校訂始事於雍正七年恭呈

御覽者再而後告成凡六十四卷乾隆二年鋟板既訖諸臣請製序文頒示海内朕反覆循覽於胡氏穿鑿之說曠若發蒙筆削之旨闡明者亦過半焉夫解義之成蓋數十年於兹矣觀

皇祖之久不宣布可以徵望道未見之心觀

皇考之再三考訂而後
命刊可以知善繼善述之義豈惟是經之奕奕將由是
以閑通哉即
兩朝聖人之心法治法亦於斯可覩矣

樂善堂全集序

朕少讀尚書見二帝三王以及繼世之哲后君臣咨儆
惟是身心性命之本原其敷政命官亦惟根柢道德而
不規規於事為之末及考詩易四子之言凡論政者皆

與書所稱同其指歸互為表裏其後博涉諸史則雖明
誠之世所殫心竭慮者大槩詳於事功而畧於本原教
化之升降治象之崇卑其分岐實判於此用是日有孜
孜求所以取道入德之門蹊
皇考示以明理立誠之大訓而畧得其統貫又念修辭
必本乎誠故凡見於古文詩辭者咸以是為宗而不敢
有貳焉往者歳庚戌曾録數年中所作序論書記雜文
詩賦次為十有四卷置諸几案時就所言以自檢其行

嗣是所作葢四倍前繼序以来躬理萬幾兢兢業業惟恐一事失宜負

皇考付屬之重思如曩時從容文墨之娱不可復得然少有餘閒未嘗不考鏡經史以自觀省爰取庚戌文鈔所載存十之三續作未訂入者存十之七總為一編共若干卷非欲以文辭自表著葢是集乃朕夙昔稽古典學所心得實不忍棄置自今以後雖有所著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贋各半且朕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巧以轉

貽後世之譏則是集之輯有不得已者記曰本諸身徵諸庶民曩予自檢所行以勉副所言者乃日用酬酢之常今茲所行事無大小莫非政教之平陂生民之苦樂相倚不可以中立者也因此益自儆惕而克艱天位顧畏民嵒庶幾明理立誠之學參前倚衡永永勿替也夫

柏梁體詩序

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

皇考世宗憲皇帝嘗集在廷諸臣於乾清宫肆筵設席授以筆札

御製首唱羣臣以次遞成效漢代栢梁之體續虞廷賡歌之義光垂奕世猗歟盛矣朕敬承丕緒惟日孜孜期與百爾羣工共圖治理言念股肱之佐卿尹之班何一非我

祖考所貽以與朕寅亮天工者哉宗室屏藩之寄則又派衍天潢分所宜親也宜有以篤親親之情叙堂廉之

誼乃者臘雪盈疇已兆二麥之稔光風應律初迴大地
之春爰集王公卿貳授几賦詩一如舊制朕非欲誇詞
藻以耀羣臣倡為豐亨豫大之説也思
祖考遺朕以昇平之業吾君臣何幸得優游以享之夫
享昇平匪艱而保昇平為難羣臣其體朕意焉一宴會
之樂尚思繼
祖考之麻
祖考之良法善政布在方策吾君臣其何以立綱陳紀

熙績寧人以覲揚

祖考之光烈乎羣臣其體朕意焉

授時通考序

孟子言不違農時榖不可勝食蓋民之大事在農農之所重惟時敬授人時載於虞典周公七月一篇於日星霜露之候昆蟲草木之化詳哉其言之故先王之民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以修其事者懼失時也我

聖祖仁皇帝勤咨民隱首重農桑率育烝黎涵濡德澤

六十餘載户慶盈寧
皇考世宗憲皇帝歳舉耕耤之儀率先天下興水利廣
儲蓄為萬世規凡兹薄海蒼生得荷鋤饁餉優游隴畆
之間樂生遂性衣食滋豐者何莫非我
祖宗宵旰勤勞以貽樂利於無疆耶朕纘承基緒鑒前
代生深宫之中長阿保之手誠知稼穡艱難日與中外
臣工為斯民籌食用至計胼胝機杼之作若日屢於懷
因檢前人農桑通訣農政全書諸編嘉其用意勤而於

民事切也命內廷詞臣廣加修輯舉物候早晚之宜南
北土壤之異耕耘之節儲偫之方蠶織畜收之利自經
史子集以及農家者流凡言之關於農者彙萃成編命
之曰授時通考夫天道廣運於上而四時行萬彙生地
道發育於下而庶品蕃百昌遂人事參贊其中而六府
修三農殖輔相裁成固國家之大政也趨事赴功亦閭
閻之本業也貴穀劭農服田力穡上下交勉弗懈於時
以副朕阜成海宇之至願覽斯編者尚有取焉

御製文初集卷九

御製文初集卷十

序

大清律例序

象刑有典肇見虞書其用之之道則曰欽曰恤曰明曰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武王誥康叔以用其義刑義殺而吕刑則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先哲王所為設法飭刑布之象魏縣之門閭自朝廷達於邦國

共知遵守者惟是適於義協於中弼成教化以洽其好生之德非徒示之禁令使知所畏懼而已我

列祖受

天明命撫綏萬邦頒行大清律例仁育義正各得其宜

聖祖仁皇帝至仁如天化成久道德洋恩溥涵淡羣生

皇考世宗憲皇帝際重熙累洽之運振起而作新之

親定大清律集解刊示中外甄陶訓迪刑期無刑法外之仁亟為

明訓有曰寛嚴之用必因乎其時洋洋
聖謨洵用法之權衡制刑之準則也朕寅紹丕基恭承
德意深念因時之義期以建中於民爰命大臣取律文
及遞年奏定成例詳悉參定重加編輯揆諸天理準諸
人情一本於至公而歸於至當折衷損益為四百三十
六門千有餘條凡四十七卷條分縷析倫叙秩然頒布
守内用昭畫一之守於戲五刑五用以彰天討而嚴天
威予一人恭

天成命監
成憲以布於下民敢有弗欽雖然有定者律令無窮者
情偽也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式敬爾
由獄以長我王國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尚其慎厥用敬
厥由體欽恤明允之意率乂於民棐彝克協於中以弼
予祈
天永命允升于大猷從事於斯者胥懋敬哉是為序

不朽有三立言其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若是乎言之文者乃能立於後世也文之體不一矣語文者説亦多矣羣言淆亂衷諸聖當必以周孔之語為歸周公曰言有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無序固不可以達欲達其辭而失其序則其為言奚能雲蒸波折而與天地之文相似也然使義則爻爻而言有枝葉妃青媲白雕琢曼辭則所謂八代之衰已其咎同歸於無序而不達抑又有進焉文所以足言而言固以足志其志已荒文將奚附

是以孔子又曰言有物夫序而達達而有物斯固天下之至文也已昌黎韓愈生周漢之後幾五百年遠紹古人立言之軌則其文可謂有序而能達者然必其言之又能有物如布帛之可以煖人菽粟之可以飽人則李漢所編七百篇中猶且十未三四況昌黎而下乎甚矣文之至者不易得也明茅坤舉唐宋兩朝中昌黎柳州廬陵三蘇曾王八大家薈萃其文各若干首行世迄今操觚者膾炙之本朝儲欣謂茅坤之選便於舉業而弊

即在是乃復增損之附以李習之孫可之為十大家欲俾讀者興起於古毋祇為發策決科之用意良美已顧其識之未衷而見之未當則所去取與茅坤亦未始逕庭朕讀其書嘉其意而亦未嘗不懲其失也夫十家者謂其非八代駢體云爾駢句固屬文體之病然若唐之魏鄭公陸宣公其文亦多駢句而辭達理詣足為世用則駢又奚病日月麗乎天天之文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地之文也化工之所為有定形乎哉化工形形而不形

於形而謂文可有定形乎哉顧其言之所立者何如耳敎幾之暇偶取儲欣所選十家之文錄其言之尤雅者若干首合而編之以便觀覽夫唐宋以來名儒碩士有序有物之嘉言固不第十人已也雖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道腴之可味况已斟其雋膏哉

協紀辨方書序

粵昔帝堯命羲和欽授人時厥民知析因夷隩之節後聖有作推而彌廣至於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此皆

載之經典百王不易者也厥後濫觴日以訛謬術士以吉凶禍福之說震驚朕師不可方物如褚少孫補史記所稱彼家云吉此家云凶彼家云小吉此家云大凶茫乎不知其畔岸漢武以來已如聚訟而荀悅王充輩斥為理之所無棄而勿論者也雖然天以日月行四時人奉天而時若嚮明而治嚮晦而息后王君公所以奉若天道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羣黎百姓所以奉若天道也否則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詩人譏焉人人所知也然

則舉大事動大衆協乎五紀辨乎五方以順天地之性豈無寸分節解以推極其至精至微之理者歟其支離蒙昧拘牽謬悠之說乃術士之過而非可因噎而廢食者也欽天監舊有選擇通書刻於康熙二十二年其書成於星官之手因訛襲謬見之施行往往舉矛刺盾

皇祖聖祖仁皇帝知其荒率不可以訓曾纂為星歷考原一書刋刻頒行而未將監本改正蓋以待夫後人

聖人之心慎而又慎如此也以諭監臣監臣曰通書之

謬允宜改正朕因其請謂及今猶有莊親王等數人曾
經
皇祖指授稍明此理使此時不加訂正恐後此益復無可任使爰命編輯成書頒布天下較之舊本謬訛少除然俗所久沿則亦不能盡去便民用也命名曰協紀辨方書夫協紀辨方者敬天之紀敬地之方也一作止一語默天地實式臨之況其大乎如曰如是則吉如是則凶如是則福如是則禍則明者所勿道也雖然敬不敬

之間吉凶禍福隨之矣是爲序

大清一統志序

惟

上天眷顧我大清全付所覆海隅日出罔不率俾

列祖

列宗德豐澤溥威鑠惠滂禹跡所奄蕃息殷阜瀛壖炎島大漠蠻陬咸隸版圖置郡築邑聲教風馳藩服星拱禀朔内附六合一家遠至開闢之所未賓梯航重譯歴

歲而始達者慕義獻琛圖於王會幅隕褎廣古未有過焉

聖祖仁皇帝特命纂輯全書以昭大一統之盛卷帙繁重久而未成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重加編纂閱今十有餘載次第告竣自京畿達於四裔為省十有八統府州縣千六百有奇外藩屬國五十有七朝貢之國三十有一星野所占坤輿所載方策所紀憲古證今眉列掌示圖以臚之

表以識之書成凡三百五十餘卷夫肇十有二州見於虞典禹貢一篇備列九州疆域山川土田貢賦物産實爲方志之權輿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漢郡國地志與計書俱上太史厥後寰宇志記列於正史者代數十家蓋將以觀民設教體國經

野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匪徒備掌故徵博洽已也撫疆宇則念肇造之艱稽制置則念經畫之要采謡俗則念化導之方考循良人物而知治理之效念所以振興而長育之核户口田賦而察登耗之故念所以懷保而蕃殖之書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我祖宗克明峻德以有九有之師傳緒在予敢不惟德之勤篤

前人成烈其在我内外百執事慎固封守阜成兆民懋
相予修和有夏亦越我後嗣子孫咸敬厥德以昭受丕
基萬年惟無斁覽斯編也其善體諸

八旗姓氏通譜序

我
祖
宗誕膺
天命勃興東土德綏威讋奄甸萬姓維時龍從鳳附之

衆雲合響應輻輳鱗集強者率屬歸誠弱者舉族內附
我
祖宗建師設長以莅之分旗隸屬以別之厥有熊羆之
士不二心之臣効命疆埸建謀帷幄親以肺腑重以婚
姻酬以爵命迨入關定鼎或聚居遼左或散處燕畿錫
之土田爰及苗裔至於今百五六十年生聚蕃衍時萬
時億
累朝休養煦植鞠保胥勤越我嘉師咸能永世以滋大

朕惟
祖宗德澤之深不可不繼修令緒益綿延惇固於無疆重慮物阜且博代序日遠族姓日繁不為之明章統系俾知世德所自將罔克念先人之勤無以光昭前烈爰發金匱石室之藏徵載籍稽圖譜考其入我朝來得姓所始表之以地系之以名官階勳績綴為小傳勳舊戚畹以及庶姓釐然備具秩然有條與國史相為表裏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左氏內外傳言天子建德因生

賜姓胙土命氏而司商吹律以定姓名葢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木有根而枝附焉水有源而流出焉譜牒者所以聯人情之渙而維舊俗之漓不可忽也相昔先民遺風敦樸不徒以俗望相高是書之作非如魏晋隋唐譜牒之學炫博聞而廣附會以膏粱閥閱為尚也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又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前之人既以忠實勤勞覆幬其後嗣凡兹食舊德而服先疇者其何以

無隳厥緒書亦曰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是則朕所厚望也夫

明史綱目序

編年之書奚啻數十百家而必以朱子通鑑綱目為準通鑑綱目蓋祖述春秋之義雖取裁於司馬氏之書而明天統正人紀昭監戒著幾微得春秋大居正之意雖司馬氏有不能窺其藩籬者其他蓋不必指數矣嘗謂讀書立言之士論世為難非如朱子具格致誠正之功

明治亂興衰之故其於筆削鮮有不任予奪之私失褒貶之公者自綱目成而義指正大條理精密後儒有所依據踵而續之由宋迄元釐然方策至明代君臣事蹟編輯之難更倍於諸書蓋明史已成於百年之後而世變風漓記載失實若復遲待將何以繼續編而示來許爰命儒臣法朱子通鑑綱目義例增損編摩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每一卷成呈覽朕於幾暇亦時御丹鉛為之參定雖於天人一貫之精微未之能盡而惟是謹

嚴之義守而弗失簡正之旨志而必勉書既成羣臣舉
唐太宗之事為言勉從其請而為之序云

律呂正義後編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和之極通聲氣之元
欽定律歴淵源一書審推步以明象緯研數理以備成
法至律呂正義凡所以定尺考度制器審音與夫五聲
二變應和之原析其精微區其訛舛古樂之大義明而
千古有定論今樂之至理具而千古有正聲誠所謂惟

聖人能之者顧七政授時九章布算至今遵循罔斁而律呂尚未暇施行太常之司和聲之署習其器而不能究其所以然遂并其所習者而失之襲謬承譌不協不度篇章音節非重為釐正不可和碩莊親王親承

皇祖指授貫徹樂義尚書張照研窮律本博習往訓因

命協同考正朕親加釐定為器為音為宮為調聲之高下節奏之短長分刌而節比之合則仍其故不合則易其辭更其調或出自臣工撰述或出自幾暇親裁必考

義理之原究制作之本夫而後
郊
廟所陳朝會燕饗所奏律呂各得其宜歌奏不淆其序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矣爰詮次成編俾垂永久更參稽
前代因革損益之異為樂器考樂制考樂章考度量權
衡考以備律呂之條貫復推闡為樂問三十五篇以申
明其旨趣於是而
聖祖之所為審音定樂制器協均者一一施諸實用自

漢魏以迄元明是非得失之故瞭然可述名之曰後編者實以徵

皇祖天縱聖神通極造化千古作者無能出其範圍亦無能窺其涯涘至於繼述

先緒則在我後人益亹焉而弗敢忘

新刻稽古齋文集序

吾弟和碩和親王所著序論詩賦雜文曰稽古齋文集者凡若干卷編次於雍正八年秋越今年夏將以授梓

來請予書儁所為序弁諸卷首葢去作序時忽忽十有七年矣予與王幼同學同課習為詩古文詞當是時侍奉
皇考膝下優游書府日寢饋於經史文字中世網塵務毫髮不以嬰其心吾兩人者相觀以善交相勉相得無閒如是者垂二十年天倫之樂無過於是集中所載大都至性所呈流溢豪素之表讀其辭可想見其為人也顧予與王同時訂定詩文予以乾隆元年勉從內廷諸

臣之請刊布樂善堂文集迄今十有一年王始出是編
命梓其遲回慎重不自滿假謙德雅懷足為師法是則
予之所深愧而嘉歎為不可及者夫抑予重有感者予
自踐阼以來萬幾在御惟日兢兢馭朽臨淵未足為喻
雖結習未忘時亦寄懷翰墨求如曩時之暢情專意上
下古今流連陶詠其為樂既不可復得而王亦典旗務
領内府亮采有邦非復書齋稽古之舊娱意斯文者蓋
亦希矣予每循覽舊作俯仰疇昔未嘗不為之撫卷三

歎故於王之来請非僅僅重録原序所可盡其意輙復為之序如此王之年日增徳日進文日多異時有二集三集者出予當以是為例一一為王序之

惇叙殿柏梁體聯句詩序

乾隆丙寅秋八月式宴王公宗室於瀛臺之惇叙殿法皇祖也惟時朕諸叔父列王爵者四人皇弟封王者二人皇子三人宗室王公有爵者三十二人念我羣從子姪孫姓之同出自

皇祖者或侯封或爵不至與宴之列十年以來未舉和會之典親親之誼踈焉則亦命入今日之座凡六十有二人其以事故是日未至者復五十餘人於戲自黄虞以來有大德者之得其位得其禄得其名壽如我
皇祖者其誰耶即子姓之繁衍雖文王不得尚之使日前之振振揖揖我
皇祖
皇考式臨式憑予與諸弟凡子姪孫姓稱觴獻壽於其

間其愉悅鼓舞又當何如歡極而感固情之所必至也

然今日之宴會我

皇祖

皇考實式臨之實式憑之諸伯叔父自當以予言為不謬也則又洒然以怡焉昔漢武帝柏梁之宴同姓者惟梁王武及宗正安國而已其餘皆羣臣然尚以此留詩唐明皇改集仙殿為集賢𪐴俊之義尚矣而周親未與亦闕典也朕今易崇雅為惇叙以紀今日之事復倡為

首句以俟衆作之成凡今兹之挼藻得句者皆我
皇祖
皇考遺教之所垂也又何必舉金谷之例乎

瀛臺賜宴聯句詩序

稽古虞廷卿雲有什亦越周廟湛露升歌股肱之義斯
明上下之情攸暢胥任亮采惠疇之寄應同先憂後樂
之心故以式宴陳詩必有賡𦒍颺言拜手豈徒然哉歲
在攝提月維夷則披雄風於閶闔揚鶴日於蓬萊慶叶

西成感

圓穹之厚賜筵開上苑仰

聖祖之徽猷蘭沼澄而鏡影開楓林踈而黛光罨蘆蔵

迴雁無煩寄塞上之書藻樂遊魚更致想渭濵之釣名

儒雅而布席匪為賞花對景物以開樽多因登穀桂馥

涵元殿甫度中秋之晨菊芳待月軒預借重陽之會園

臨豐澤麟鳳紛来院賞淑清魚龍曼衍於是庖人設宜

凉之饌常侍頒授衣之緋藻思構而艷吐筆花繪景呈

而香霏墨雨三爵無限尚餘恭儉之儀一日追歡敢忘
惕乾之警千言成序自愧無文七字尊吟共成全首

乾隆御覽之寶

御製文初集卷十